

宋代馆阁藏书佚著《蓬山志》辑考

王 河

有宋一代国家藏书事业极为兴盛，其国家藏书之地统称为馆阁。宋代有关馆阁藏书著作主要有五部，北宋有二部：宋庠的《馆阁录》、罗畸的《蓬山志》；南宋有三部：程俱的《麟台故事》、陈骙的《南宋馆阁录》、不撰人的《南宋馆阁续录》。南宋三部至今尚存，或有其辑佚本，北宋的二部却全部散佚。笔者近年从事文献整理工作，在群籍众书中搜罗爬剔，共辑录《蓬山志》佚文41条，近7000字，虽非全璧，但于研究北宋国家藏书事业不无裨益，于是加以整理考略，芹献读者。

一、《蓬山志》考略

由于《蓬山志》已佚失，作者罗畸的生平少有人知，笔者从数部《福建通志》和《八闽通志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玉海》等书中爬剔资料，略略勾勒其生平梗概：

罗畸，字畴老，沙县（今属福建）人。著名哲学家罗从彦（1072—1235）的叔父。早年就读于太学，颇有声望，神宗熙宁九年（1076）进士^①。初任福州司理参军，后忤上司，归于家乡，闭门读书十年。哲宗绍圣初年任滁州司法参军，有人对其大材小用甚是不平，对他说：“滁，山郡也。以公高才，此处非宜。”公曰：“此欧阳修之醉乡也，虽草木禽兽皆能出祥光，发妙音，庶子紫薇

香泉，万触以为供给；琅琊幽谷白云，千顷以为职田，何谓贪假耶？”^②绍圣二年（1095）三月二十四日，罗畸试博学宏词，作《高丽修贡表》、《欽器铭》，获第二名^③，授华州教授，召为太学录^④。徽宗崇宁三年（1104）前后为太常博士，由于在孔子冠冕定制方面的奏议被采纳，迁兵部郎中，后任秘书少监。秘书少监为负责馆阁之副长官，罗畸利用职务之便，广采博纳馆阁史料，于崇宁四年作《蓬山志》五卷。五年，辟雍（大学）成，为示庆贺，命词臣赋诗颂，罗畸颂获第一名，任朝奉郎。大观二年（1108）四月七日，以集贤殿修撰出知庐州，次年，知福州，后知处州卒。^⑤除《蓬山志》外，罗畸还著有《文海》百余卷、《讲义》五卷、《道山集》三十卷、《秘阁秘录》四十卷、《洞霄录》十卷^⑥，但已全部散佚，仅《全宋诗》收录了三首残诗，《宋会要辑稿》节录了他数篇奏疏。

由于《蓬山志》早已佚失，后人望文生意，竟把该书认为是地方志类书籍，如清·沈瑜庆等编修的《福建通志》就将《蓬山志》划入“地理类”的书籍中去了，今人对蓬山更为陌生，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。在中国历史上确有蓬山这个地名的记载，《文献通考》卷321云：“蓬山，唐县，熙宁间废为镇，入营山。”罗畸的《蓬山志》中的蓬山，却是指藏书之地，其典故之来源，还要从道家始祖老子说起。蓬山是蓬莱山的简称，相传是道家的海上神山，而老子曾为周守藏史，可以说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任图书馆馆长，所以，明代彭大翼《山堂肆考》卷58是这样解释蓬山的：“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，道家蓬莱山。注云：老子为守藏史，复为柱下史，四方所记文书皆归之。又，蓬莱，海中神山，是为仙府幽径，秘录咸在焉。今学者称东观为蓬莱山，言其经籍之多也。”东观为汉代国家藏书室，因此宋代也将国家藏书之地称为蓬山。宋真宗诗：“蓬山今日诤坟史”，指的就是馆阁。因此《蓬山志》是专门研究馆阁藏书的专著。

《蓬山志》在宋元时期主要目录书籍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、《玉海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等书均已著录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：“《蓬山志》五卷，秘书少监剑川罗畸畴老撰，凡十五门，崇宁四年序。”《玉海》云：“《蓬山志》五卷，崇宁四年秘书少监罗畸撰，编次馆阁故事、近事为十五门，上之。”可见该书是将馆阁故事、近事分为十五个专题加以论述的专著，作于崇宁四年（1105），但据我们下面所辑第34条佚文，有大观元年（1107）发生的事的记载，比崇宁四年要晚二年，如果不是原书引录的错误，那么该书正式刊刻应在大观元年之后。笔者所辑《蓬山志》佚文，主要从江少虞《宋朝事实类苑》钩沉所得，共41条，另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四之一存一条，《锦绣万花谷前集》卷33引一条，去其重复，共41条。时间上起宋太祖，下迄宋徽宗，涉及到北宋大部分时期。下面即是所辑佚文，原书引文有标题的，我们也予以保留。

二、《蓬山志》辑存

（1）六月，命内供奉官蓝敏正赍御草书五轴藏秘阁，史馆修撰张昺直秘阁，朱昂率三馆之士登阁以观之，信神笔也。敏正仍言，上虽盛暑之中，笔札未尝释手，服勤乐善，前代帝王皆所不及。昺等相谓曰：“万乘之尊，尚勤笃如此，臣子当如何哉？”各瞻玩移时而退。^⑦

（2）淳化三年九月，太宗幸新修秘阁，帝登阁观览群书整齐，喜形于色，谓侍臣曰：“丧乱以来，经籍散失，周孔之教，将坠于地，朕即位之后，多方收拾，抄写购募，今方及数万卷，千古治乱之道，并在其中矣。”即召侍臣，赐坐命酒，仍召三馆学士预焉。日晚还宫，顾昭宣使王继恩曰：“亦可召傅潜、戴兴，令至阁下恣观书籍，给御酒，诸将饮宴。”潜等皆典禁兵，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。^⑧

(3) 直史馆陈靖言，吉州陆晔被疾狂躁，迭相论诉，不可治民，望置词馆，使以铅槧供职。真宗曰：“国家文馆，以待天下贤俊，岂养疾之所邪？陈靖妄有著述，当严戒之。”^⑨

(4) 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夏竦、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程琳，荐尚书屯田员外郎张硕、秘书丞蔡抗、太子中舍李仲昌、节度掌书记李师锡等试馆职。仁宗曰：“馆职当用文学之士，名实相称者居之。近时所举，多浮薄之人，朕甚不取也。”于是硕等送审官院与记姓名而已。^⑩

(5) [毕士安] 咸平二年十月，诏选官校勘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唐书》。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，不可流行者。真宗以语宰相毕士安，曰：“恶以诫世，善以劝后，善恶之事，春秋备载。”帝然之，故命刊刻。^⑪

(6) [赐宴观御书]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，李至召右仆射李昉、吏部尚书宋琪、左散骑常侍徐铉，及翰林学士、诸曹侍郎、给事、谏议、舍人等，诣阁观御书图画。帝知之，即召内品裴愈就赐御筵，出书籍令纵观，尽醉而罢。二日，又诏权御史中丞王化基，及三馆学士纵观，赐宴如前。^⑫

(7) [御书扇赐馆阁学士] 太宗每当暑月，御书团扇，赐馆阁学士。^⑬

(8) [具员] 具员用小方册子，可五六寸（盖置于怀袖也），每官位以黄纸褽隔之，一亲王，二中书，三枢密院，四使相节度使，五仆射尚书，六三司使，七翰林侍讲、侍读、密直龙图阁学士，八中丞、丞郎、给舍、谏议、待制，九留后、观察、防御使。^⑭

(9) [藏书之府] 淳化元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李至等言曰：“王者藏书之府，自汉置未央宫，即麒麟天禄阁在其中，命刘向、扬雄典校，皆在禁中，谓之中书，即内库书也。后汉藏之东观，亦在禁中，至桓帝时，始置秘书监，掌禁中图书秘记，谓之秘书。及魏分秘书为中书，而秘书监掌艺文图籍之事。后以秘书属少府，故

王肃为秘书监，表论秘书不应属少府，曰：‘魏之秘书，即汉之东观，因是不属少府，而兰台亦藏书。’故薛夏云：‘兰台为外台，秘书为内阁。’然则秘阁之书，藏之内于内阁矣。晋宋以还，皆有秘阁之号，故晋武好览文艺，敕秘书徐广料秘阁四部三万余卷。宋谢灵运为秘书，监秘阁之遗逸。齐末兵火延秘阁，经籍遗散。梁江子一亦请秘阁观书。隋炀帝即位，写秘阁之书，分为三品，于观文殿东西廊贮之。然则秘阁之设，其来久矣。及唐开元五年，亦于乾元殿东廊写四库书，以充内库，命散骑常侍褚无量、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。至十三年，乃以集仙殿为集贤殿，因置集贤书院。虽沿革不常，然秘阁之书，皆置之于内也。自天宝陵夷，文籍荡然，近及百年，斯道几废。国家承衰弊之末，开故理之源，三馆之书，搜求渐备。陛下复建秘阁以藏奇书，况睿藻宸翰，盈编积简，则其奥秘，非复与群司为比，乞降明诏，命与三馆并列。至于高下之次，先后之称，亦乞著为定式。其秘书省既无书籍，元隶京百司，请一如旧制。”八月诏曰：“朕肇兴秘府，典掌群官，仍选名儒，入直于内。文籍大备，粲然可观，处中禁以宏开，非外司之为比。自今秘阁，宜次三馆，其秘书省，依旧属京百司。”^⑩

(10) 淳化三年五月，诏增修秘阁（先是，度崇文院之中堂为秘阁地，而层未立，书籍止局偏庑厅内，至是始修之），八月阁成。^⑪

(11) 景德四年五月，以其地迫隘，诏分内藏西库地广之。大中祥符八年四月，荣王俨宫火延烧，而阁后所广地，复为内库所有，建大墙以限之。其后以直舍狭隘，数请侵地，为内库主者所吝。乃诏以大庆殿东廊二十间给崇文院，复以地不方正，而格其诏。案其地即殿前都点检廨舍，太祖龙兴于此。国初为车辂库，今西京其所谓和銮门内有车辂库是也。故前诏称车府焉。^⑫

(12) 景德四年五月，诏分内藏西库地广秘阁。大中祥符八年，荣王宫火延燔。诏置三馆于左右掖门外，以为崇文外院，乃以旧地归内帑。天圣九年十一月，复三馆于崇文院，其直舍未暇增广。

至嘉祐四年，差官编校馆阁书，朝廷复以内帑屋十三间还崇文，自后书库直舍方具。^⑮

(13) 元丰五年，改崇文院为秘书省，内帑复请其地。六年十二月，诏以前所得屋十三间归之。哲宗朝，又诏内帑复还秘书省，仍以朝服法物库给与之，以充所取之数。本省尚虑他时复有侵紊，则有司复失其所守，奏乞定为永久之制，有诏可之。^⑯

(14) 淳化三年八月壬戌，秘阁成，太宗作赞赐之，宰臣李昉等请刻石阁下。李至上表，引唐秘书省有薛稷画鹤，郎馀令画凤，贺知章草书，当时目为三绝。又引颜真卿请肃宗题放生碑额，近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乞御飞白书玉堂为比，愿赐新额，以光秘府。戊辰诏中书枢密院近臣观新阁，又赐上樽酒，大官供膳。是日遣中使赍御飞白书“秘阁”二字以赐。李至、李昉等相率诣正殿称谢，退就饮宴，三馆学士预焉。又赐御诗以美其事。李至上表，请以御制赞刊石秘阁。帝以宰臣前已陈请，又重违至意，诏曰：“近以延阁载新，万机多暇，聊书赞咏，以美成功。所纪徽猷，深虞漏略，出于乘兴，岂足多称？遽览封章，愿刊穹石，垂于不朽，良积厚颜。其赞序朕兼为亲书，并篆额以旌秘省。”九月五日奉诏模勒立石。十月遣中使李怀节以御草书千字文一卷付秘阁，李至请于御制秘阁赞碑阴勒石。帝谓近臣曰：“千字文盖梁武得钟繇书破碑千余字，俾周兴嗣以韵次之，词理固无可取，乘间偶书，且非垂世立教之文。《孝经》一卷，乃百行之本，朕尝亲为书之，勒诸碑阴可也。”因赐李至诏书谕旨。^⑰

(15) 太平兴国三年，三馆新成，尽迁旧馆之书，分为两庑，置库藏之。哀合伪国文籍，参以旧书正副本，凡八万卷，皆以类相从，用雕木为架，以青绫帕幂之。简册之府，翕然一变矣。^⑱

(16) 乾德元年，平荆南，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，以实三馆（国初，三馆裁数柜，计万三千余卷）。三年九月，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籍印篆赴阙，得书三千余卷送三馆。开宝九年，平

江南，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，得二万余卷，悉送史馆（伪国皆聚典籍，惟吴蜀为多，而江左颇为精真，亦多修述）。^②

（17）两浙钱俶归朝，遣使收其书籍，悉送馆阁。端拱元年五月，诏置秘阁，至是乃以史馆书万余卷以实其中。^③

（18）又诏史馆，尽取天文、占候、讖纬、方术等书五千一十二卷，悉藏阁上。^④

（19）景祐初元，诏群儒即书府尽启先帝所藏校定书目，翰林学士王尧臣、史馆检讨王洙、馆阁校勘欧阳修等，咸被其选，诗论撰次，其伪滥者删去之，遗缺者补辑之。摘其重复，刊其讹舛，集其书之总数，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。以类分门，为目成六十七卷。初，书府之制，废于五代。太平兴国之初，始建崇文院，合聚昭文、史馆、集贤之书。又起秘阁，则贮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，逮兹著录，故赐名曰“崇文总目”（崇文总目，系以三馆秘阁书籍并合著录）。京师藏书之家，惟故相王溥为多，官尝借本传写。丁谓家书亦多，收入秘府。三馆秘阁所藏之书，皆分经史子集四类，昭文馆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一卷，史馆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目录卷，集贤院四万二千五百五十四卷，秘阁一万五千七百八十卷，（……目录）录为六卷以进，赐刁衍器币等有差。然今所行者，止是淳化中所校，后虽复校，既已刻版，刊改殊少。^⑤

（20）淳化五年七月，诏选官分校《史记》，前汉、后汉书，既毕，遣内侍赍本就杭州镂板。咸平中，真宗谓宰相曰：“太宗崇尚文史，而三史版如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，尚有谬误，当再加刊正。”乃命直史馆陈尧佐等覆校《史记》，景德元年正月校毕，并录差误文字五卷同进，诏赐帛有差。又命直秘阁刁衍等覆校前后汉书，凡修改三百四十九签正卷。集贤院四万二千五百五十四卷，其间杂伪国及籍没之书卷帙不等，仍多复本，岁久多蠹。秘阁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卷，皆黄本书，编帙严整，以备御进。^⑥

（21）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，诏枢密使王钦若都大提举，抄写

校勘三馆秘阁书籍，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，又令吏部铨选幕职州县官有文学者，先试判，择可者，又送学士院，试诗赋论，命赴三馆秘阁校勘。又令翰林学士晁迥、李维、王曾、钱惟演，知制诰盛度、陈知微于馆阁京朝官中，各举服勤文学者一人，为覆校勘官。迥等遂以集贤校理宋绶、晏殊，直集贤院徐奭、麻温，直崇文院检讨冯元充选。凡校勘官校毕，送覆校勘官复校。既毕，送主判馆阁官点检校，复于两制择官一二人覆加点校。皆有程课，以考勤惰焉。^⑦

(22) 天圣二年六月，诏校勘南北史、《隋书》，以直史馆张观，集贤校理王质、晁宗慤、李淑，秘阁校理陈诒，馆阁校勘彭乘，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正。命知制诰宋绶、龙图阁待制刘晔提举。^⑧

(23) 景祐元年四月，命直史馆宋祁、秘阁校理张环、张宗古覆校南北史。康定元年冬十月上之。闰六月，命翰林学士张观、知制诰李淑、宋郊编校三馆书，判馆阁盛度、章得象、石中立、李仲容覆校。^⑨

(24) 景祐三年十一月，命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嵇颖、大理寺丞馆阁胡宿重校地理书。^⑩

(25) 嘉祐二年，命崇文院检讨官掌禹锡，秘阁校理林亿、张洞，馆阁校勘苏颂，太子中舍陈检校正医书，枢密使韩琦提举。^⑪

(26) 嘉祐四年，仁宗谓辅臣曰：“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周、北齐书，世罕有善本，未行之学官，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。”八月，命编校书籍孟恂、丁宝臣、郑穆、赵彦若、钱藻、孙觉、曾巩编校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魏、北齐、后周七史。恂等言：“梁陈等书缺，独阁馆所藏，恐不足以定著，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，使悉上之。”仁宗皇帝为下其事，至七年冬，稍稍始集，然后校正讹谬，遂为完书，刊本行之。^⑫

(27) 嘉祐六年四月，以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。先

是，三馆秘阁置官编校书籍，而兵书与天文为秘书，独不预。大臣有言固晓知兵法，仍命就秘阁编校，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。固初以选换六宅副使，治平四年六月，以编书毕，还内藏库副使、路分都监。^③

(28) 哲宗时，臣僚言：“窃见高丽献到书，内有《黄帝内经》九卷，据《素问序》称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《黄帝内经》十八篇。《素问》与此书各九卷，乃合本数。此书久经兵火，亡失几尽，偶存于东夷，今此来献，篇帙具存，不可不宣布海内，使学者诵习。伏望朝廷详酌，下尚书工部，雕刻印版，送国子监依例摹印施行，所贵济众之功，溥及天下。”有旨，令秘书省选通晓医书官三两员校对，及令本省详定讫，依所申施行。^④

(29) 旧制，每日校对书籍功册页背面二十一纸，三馆都监于每月终，具逐员功课闻奏。自嘉祐中置编校，此制遂废。元祐六年，复著为令。又案六典考之，考工之职二十七最，十曰雋校精审。明于刊定，为校正之最，乞以月终所奏，降付考功。诏依绍圣三年四月尚书省勘会馆职，每日校对书籍，已有条制，立定功课，即不须逐旋闻奏。其考功自来别无行遗，显属繁冗，奉圣旨，元祐六年指挥更不施行。^⑤

(30) 淳化元年二月，诏自今游宴，宣召直馆，其集贤秘阁校理，并令预会。初，李宗谔举进士，献文自荐，诏相府试诗颂各一篇，迁秘书郎集贤校理之职。自兴国后，罕有任者。会帝宴近臣于后苑，三馆学士悉预，宗谔以任校理，阁门吏拒之，不得入。翌日献诗述其事，故有是诏。又请令京官乘马入禁门，并为故事（集贤有修撰、校理之职，名数虽异，而职务略同。阁门拒校理不得预宴，盖吏失之也）。祖宗时，每时序游幸，或雨雪休应，皆赐宴于崇文院。祥符、天禧之际，宸章睿藻，宣示臣下，自宰执至贴职，皆得赓载。仁宗善飞白书，每赐臣下，馆阁预焉。上巳、重阳，馆阁赐宴于瑞圣园。^⑥

(31) 天圣中，仁宗幸后苑赏花，宴辅臣宗室，从官及三馆京官以上并预。先是，得唐明皇山水字石于长安，置于清辉殿。是日，命从臣观毕，应制赋诗，仁宗亲第其能否。^③

(32) 庆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群玉殿曲宴，三馆预焉。其礼数悉如召近臣观书之会。^④

(33) 皇祐二年，赐太宗九弦琴谱、御制明堂乐曲、三朝训鉴图、三圣宝字、御篆明堂字、御飞白书明堂之门字，遍逮馆职。赏花钓鱼，馆阁学士悉预宴赋诗。宝元后，西方用师，遂罢。^⑤

(34) 嘉祐七年三月，复讲之后，虽罢宴，岁命中使，赐牡丹法酒于阁下。秘省所藏书画，岁一暴之，自五月一日始，至八月罢。是月，召尚书、侍郎、学士、待制、御史中丞、开封府尹、殿中监、大司成两省官暨馆职，宴于阁下，陈图书古器纵览之，题名于榜而去。凡酒醴膳羞之事，有司共之，仍赐钱百缗，以佐其费。大观元年八月，请于朝，又增赐四百缗。宴日，仍遣中使以御酒、化成殿果子赐在省官，是为盛集，前此未有。^⑥

(35) 咸平二年，以杨徽之、夏侯峤、吕文仲为侍读学士，邢昺为侍讲学士。按故事，唐开元中置侍讲，其后有翰林侍讲学士。五代以来，四方多事，时君右武，不暇向学，故此职久废。太宗崇尚儒术，听政之暇，观书为乐，殆至宵分，手不释卷。由是命文仲为翰林侍读，寓直禁中，以备顾问，然名秩为崇。帝聪明稽古，奉承先志，首置此职，择耆儒旧德，以充其选，班秩次翰林学士，禄赐如之。设直庐于秘阁，侍读更直侍讲，长向日给尚食珍膳，夜则迭宿。令监馆阁中使刘崇超日具当宿官名，于内东门进入，自是多召对询访，或至中夕焉。^⑦

(36) 康定元年四月，宋绶任礼部尚书、知枢密院同提举，编修会要，辟置官属，寓居于崇文院，迄今因之，著为故事。^⑧

(37) [降青词] 降青词，每进天庆、天祺、先天、降圣、三元节，及皇帝本命，各预先一月降入，马递兖州会真宫、太极观、

景灵宫，亳州明道宫、太清宫，庆成军太宁宫，西京上清宫，嵩山崇福宫，升州茅山，凤翔府太平宫，中岳天封宫，泗州延祺观，杭州天柱山大涤洞霄宫、五岳真君观内中延真殿、天符观会庆殿、天安殿、滋福殿、玉清昭应宫、景录会灵观、祥源观、上清宫、金明池水殿等。非时建道场，即当直日草词，或急速者，学士未入，亦就宅草。自大中祥符，每立春、立秋醮真君观，惟有东西北中四岳，而南岳真君独缺其礼。惟演天禧二年再入翰林，当草七月词，见缺此岳，乃入札子奏乞检会，事下礼仪院。所司以从初漏缺，惧罪，久而不奏。及立春将近，惟演再上言，以南岳缺醮，盖有司之误，然屡经大宥，乞免有司之罪，但依例添入。御批依奏，遂谕报中书门下施行，自此五岳皆备矣。^{④③}

(38) [北朝官] 北朝书诏，白纸写，用御宝印，浑金镀匣子盛，锦托裹，浑金镀锁钥，请御宝印封并红丝条，锦重黄幙白面签云：“书致于弟大契丹皇帝阙下，兄大宋皇帝封。”国母即云：“婢大契丹皇太后。”签云：“谨致书”，下云“谨封”。再用红罗襖封毕，用诏纸封带，复用御宝印。大中祥符正月，契丹太后丧，吊慰书，用黄罗襖。乾兴元年二月，告哀，亦用黄罗襖。当年十月，与契丹皇后生辰书，却用红罗襖。^{④④}

(39) [外国书] 外国书白诏纸写，亦用御宝印，间金镀匣子盛，锦托裹，间金锁钥封。一同前锦裹，用黄绢襖封，面签云：“敕某国王或某王。”^{④⑤}

(40) [亲王公主封国] 淳化五年九月，真皇封寿王诏，寿国升为大国，在晋国之下，诸国之上。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圣旨，寿、梁、赵、宋四国，今后更不得封。大中祥符六年正月十九日降制，卫国王公主特进封徐国王公主，楚国王公主报慈正觉大师特进封邠国王公主，越国王公主特进封宿国王公主，所有徐、邠、宿三国，特升为大国，在卫、楚、越国之上。^{④⑥}

(41) [秘阁画]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，内出古画墨迹百

一十四轴，藏之阁上。有唐太宗、明皇，晋王羲之、献之、庾亮，梁萧子云、唐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怀素、怀仁墨迹。顾恺之画摩诘像，韩干马，薛稷鹤，戴嵩牛，及近代东丹王李赞华千鹿，西蜀黄筌白兔，亦一时之妙也。今怀仁墨迹、维摩诘像、韩马、薛鹤，皆不存，考之积年书籍，亦不复载。大中祥符八年，荣王宫火，延燔秘阁，然则书画，岂有亡逸耶？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，未经太宗朝摹刻者，刊于中，有旨从之。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内出缗钱十五万，趣其工，以八月旦日毕，厘为十卷，上之。东丹王名突欲，阿宝机之长子也。唐同光中，从其父攻渤海扶余城，下之，改为东丹国，以突欲为东丹王。保机死，其母立其次子，突欲自以失位，且畏迫逐，归中国，唐明宗赐姓李氏，名赞华，出镇滑州。赞华尤工画，归朝载书数千卷自随，亦能为五言诗。其子兀欲亦善丹青。千角鹿出虏中，观其所画，诚妙笔也。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，卷首题梁令赞姓名，而以箕宿为风星，盖避明皇讳也。此虽不知画者为谁，要是唐人妙笔耳。然经星惟有十二宿，初疑亡去其余，徐观其用笔次第，所画盖至是而止耳。昔吴道子画壁，下笔未尽处，后之人终莫能继，岂妙于艺者，常嗇其巧，而不欲尽耶？传古龙用笔简劲，虽巧缣败裂，而神气动活，曾不少亏。牧羊图品格洒落，皆妙作也。比于下库故画中得之，因加整治，藏之阁上。牧羊图乃曾氏子以罪籍没，然验其印记，盖太平兴国初禁中所蓄画也，不知外人何自得之（千角鹿、二十八宿真形图、传古龙牧羊图，崇宁四年八月有旨取入内，留之）。^⑦

注：

①《闽书》卷102。

②祝穆：《方輿胜览》卷47。

③《玉海》卷201、204。

- ④《宋会要辑稿》卷一万六百五十三。
- ⑤《闽书》卷102。
- ⑥《八闽通志》卷102。
- ⑦、⑧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二。
- ⑨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三。
- ⑩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五。
- ⑪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十六 又见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四之一
《毕士安》。
- ⑫⑬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二十四。
- ⑭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二十八。
- ⑮～⑳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三十一。
- ㉑～㉒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三十三。
- ㉓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五十；又见《锦绣万花谷前集》卷三十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西社会科学院图书馆